

鲁迅



杂文 全集

上

鲁迅·著
LUXUN
ZAWEN
QUANJI

北京燕山出版社

鲁迅

杂文
全集
(上)

鲁迅·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坟

- 003 题记
006 我之节烈观
015 我们现在怎样做
 父亲
026 娜拉走后怎样
033 未有天才之前
037 论雷峰塔的倒掉
040 说胡须
045 论照相之类
053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058 看镜有感
062 论“他妈的！”
066 论睁了眼看
071 从胡须说到牙齿
080 坚壁清野主义
084 寡妇主义

- 090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098 写在《坟》后面

热风

- 107 题记
109 随感录二十五
111 随感录三十三
116 随感录三十五
118 随感录三十六
119 随感录三十七
121 随感录三十八
125 随感录三十九
127 随感录四十一
130 随感录四十二
132 随感录四十三
134 随感录四十六
136 随感录四十七
137 随感录四十八
139 随感录五十六 “来了”
141 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 | | |
|----------------------|-----------------|
| 142 随感录五十八 人心很古 | 211 “碰壁”之后 |
| 144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 217 并非闲话 |
| 147 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 | 221 我的“籍”和“系” |
| 149 随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 | 224 忽然想到 (十至十一) |
| 151 随感录六十三 “与幼者” | 233 补白 |
| 153 随感录六十四 有无相通 | 241 答 KS 君 |
| 154 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
臣民 | 244 “碰壁”之余 |
| 155 事实胜于雄辩 | 249 并非闲话 (二) |
| 156 估《学衡》 | 252 十四年的“读经” |
| 159 “以震其艰深” | 256 评心雕龙 |
| 161 所谓“国学” | 259 这个与那个 |
| 163 “一是之学说” | 266 并非闲话 (三) |
| 165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 272 我观北大 |
| 167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 274 碎话 |
| 170 即小见大 | 277 “公理”的把戏 |
| | 282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
| | 285 后记 |

华盖集

- 173 题记
- 176 青年必读书
- 177 忽然想到 (一至四)
- 182 通讯
- 188 论辩的魂灵
- 190 战士和苍蝇
- 191 夏三虫
- 193 忽然想到 (五至六)
- 197 杂感
- 200 北京通信
- 203 导师
- 205 忽然想到 (七至九)

华盖集续编及 续编的续编

- 291 小引
- 292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
灰色等
- 299 有趣的消息
- 305 学界的三魂
- 308 古书与白话
- 310 一点比喻
- 313 不是信
- 326 我还不能“带住”
- 329 送灶日漫笔

- 332 谈皇帝
334 无花的蔷薇
339 无花的蔷薇之二
343 “死地”
345 可惨与可笑
347 空谈
350 无花的蔷薇之三
354 新的蔷薇
357 为半农题记《何典》
 后，作
361 马上日记
372 马上支日记
389 马上日记之二
394 记“发薪”
399 记谈话
404 上海通信
408 厦门通信
411 厦门通信（二）
413 厦门通信（三）
416 海上通信
- 456 辞“大义”
458 反“漫谈”
461 忧“天乳”
463 革“首领”
467 谈“激烈”
472 扣丝杂感
479 “公理”之所在
481 可恶罪
482 “意表之外”
484 新时代的放债法
486 魏晋风度及文章
 与药及酒之关系
502 革命文学
504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
 展览时
506 卢梭和胃口
510 文学和出汗
512 文艺和革命
514 谈所谓“大内档案”
521 拟预言

而已集

- 423 题辞
424 黄花节的杂感
427 略论中国人的脸
431 革命时代的文学
437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439 读书杂谈
445 通信
451 答有恒先生

三闲集

- 527 序言
531 无声的中国
536 “醉眼”中的
 朦胧
542 文艺与革命
550 扁
551 路
553 头

- 555 通信
562 我的态度气量和
 年纪
567 文学的阶级性
570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575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
 小引
578 柔石作《二月》小引
580 流氓的变迁
582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583 书籍和财色

二心集

- 587 序言
591 “硬译”与“文学的阶
 级性”
610 习惯与改革
612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614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
 意见
619 “好政府主义”
621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
 走狗”
624 上海文艺之一瞥
636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
 务和运命
646 以脚报国
649 新的“女将”
651 宣传与做戏
653 知难行难

- 655 《野草》英文译本序
657 “友邦惊诧”论
660 答北斗杂志社问
662 关于翻译的通信

下 册

南腔北调集

- 679 题记
682 我们不再受骗了
685 论“第三种人”
689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692 《自选集》自序
695 祝中俄文学之交
699 听说梦
702 论“赴难”和“逃难”
705 谁的矛盾
707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711 谈金圣叹
713 又论“第三种人”
718 “蜜蜂”与“蜜”
720 经验
722 谚语
724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726 沙
728 祝《涛声》
731 上海的少女
733 上海的儿童
735 “论语一年”

- 739 小品文的危机
- 742 漫与
- 745 世故三昧
- 748 谣言世家
- 751 关于妇女解放
- 753 论翻印木刻
- 757 作文秘诀
- 761 捣鬼心传

伪自由书

- 767 前记
- 770 观斗
- 772 逃的辩护
- 774 崇实
- 776 电的利弊
- 778 航空救国三愿
- 780 赌咒
- 781 颂萧
- 786 对于战争的祈祷
- 788 从讽刺到幽默
- 790 从幽默到正经
- 792 文学上的折扣
- 794 “光明所到……”
- 796 止哭文学
- 802 “人话”
- 804 文人无文
- 810 推背图
- 812 《杀错了人》异议
- 815 中国人的生命圈
- 817 “以夷制夷”

- 823 言论自由的界限
- 825 文章与题目
- 827 新药
- 829 “多难之月”
- 831 不负责任的坦
克车
- 833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
的压迫
- 835 王化
- 837 天上地下
- 839 保留
- 841 再谈保留
- 843 “有名无实”的
反驳
- 845 不求甚解

准风月谈

- 849 前记
- 851 推
- 853 二丑艺术
- 855 偶成
- 857 谈蝙蝠
- 859 “吃白相饭”
- 861 华德保粹优劣论
- 863 华德焚书异同论
- 865 我谈“堕民”
- 867 序的解放
- 869 智识过剩
- 871 诗和预言
- 873 “推”的余谈

- 875 查旧帐
877 中国的奇想
879 豪语的折扣
881 踢
883 “中国文坛的悲观”
885 “揩油”
887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889 爬和撞
891 各种捐班
893 帮闲法发隐
895 登龙术拾遗
897 由聋而哑
899 新秋杂识(二)
901 男人的进化
903 同意和解释
905 电影的教训
907 礼
909 打听印象
911 吃教
913 禁用和自造
915 重三感旧
917 “感旧”以后(上)
921 “感旧”以后(下)
923 黄祸
925 冲
927 “滑稽”例解
929 外国也有
931 扑空
939 野兽训练法
941 反刍
943 归厚
945 难得糊涂
947 古书中寻活字汇
949 “商定”文豪
951 青年与老子
- 花边文学**
- 955 序言
958 未来的光荣
960 女人未必多说谎
962 批评家的批评家
964 漫骂
966 《如此广州》读后感
968 运命
970 大小骗
972 “小童挡驾”
974 古人并不纯厚
976 法会和歌剧
978 洋服的没落
980 朋友
982 小品文的生机
984 刀“式”辩
986 化名新法
988 一思而行
990 推己及人
992 偶感
994 论秦理斋夫人事
996 谁在没落?
998 倒提
1003 “此生或彼生”

- 1004 正是时候
1006 “彻底”的底子
1008 知了世界
1010 算账
1012 水性
1014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1019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1021 做文章
1023 趋时和复古
1025 安贫乐道法
1027 奇怪(二)
1029 迎神和咬人
1031 “大雪纷飞”
1033 “莎士比亚”

- 1035 商贾的批评
1037 考场三丑
1039 又是“莎士比亚”
1041 奇怪(三)
1044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1046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1048 骂杀与捧杀

且介亭杂文

- 1053 序言
1055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1062 论“旧形式的采用”
1065 连环图画琐谈
1067 儒术
1072 拿来主义
1075 隔膜

- 1078 难行和不信
1080 门外文谈
1098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1100 中国语文的新生
1103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105 “以眼还眼”
1110 说“面子”
1113 脸谱臆测
1115 随便翻翻
1119 论俗人应避雅人

且介亭杂文二集

- 1125 序言
1127 漫谈“漫画”
1129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148 非有复译不可
1151 从“别字”说开去
1155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1158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1162 “文人相轻”
1164 “京派”和“海派”
1168 弄堂生意古今谈
1171 什么是“讽刺”?

- 1173 论“人言可畏”
1177 文坛三户
1180 从帮忙到扯淡
1182 “题未定”草（一至三）
1190 四论“文人相轻”
1193 五论“文人相轻”——
明术
1197 “题未定”草（五）
1202 论毛笔之类
1204 逃名
1206 六论“文人相轻”——
二卖
1209 七论“文人相轻”——
两伤
1212 杂谈小品文
1214 “题未定”草（六至九）
1230 论新文字

且介亭杂文末编 及附集

- 1235 写于深夜里
1246 三月的租界
1249 《出关》的“关”
1254 难答的问题
1255 登错的文章
1256 “立此存照”（三）
1261 “立此存照”（五）
1263 “立此存照”（七）

集外集

- 1267 序言
1270 “说不出”
1271 烽火五则
1272 “音乐”？
1275 我来说“持中”的
真相
1277 杂语
1279 俄文译本《阿 Q 正
传》序及著者自叙
传略
1283 流言和谎话
1286 《穷人》小引
1290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1296 选本

集外集拾遗及补编

- 1301 对于《新潮》一部分的
意见
1303 又是“古已有之”
1305 诗歌之敌
1310 聊答“……”
1313 报《奇哉所谓……》
1321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1324 一个“罪犯”的自述
1326 老调子已经唱完
1332 文艺的大众化
1334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1336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
集》自序

- | | |
|---------------------|--------------------|
| 1338 随感录 | 1366 娘儿们也不行 |
| 1340 寸铁 | 1368 做“杂文”也
不易 |
| 1342 “生降死不降” | 1371 势所必至，理有
固然 |
| 1343 文学救国法 | 1372 “骗月亮” |
| 1345 《绛洞花主》小引 | 1373 “某”字的第四义 |
| 1347 新的世故 | 1374 “有不为斋” |
| 1355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
一边 | 1375 两种“黄帝子孙” |
| 1358 关于知识阶级 | |
| 1364 辩“文人无行” | |

卷之四

攻

卷之四

卷之四

题 记^①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上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②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③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其次,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

①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于《语丝》,题为《〈坟〉的题记》。

② 《河南》:我国留日学生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创办于东京的月刊。

③ 《民报》:初为月刊,后不定期出版。同盟会的机关杂志。

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①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②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

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蹶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我十分感谢我的几个朋友，替我搜集，抄写，校印，各费去许多追不回来的光阴。我的报答，却只能希望当这书印钉成工时，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别的奢望，并没有什么；至多，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点小土块。再进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国

① 指当时现代评论派的人们。

② 木皮道人：应是木皮散人，是明代遗民贾凫西的别号。贾凫西（1590—约1676），名应宠，山东曲阜人。作者借用“软刀子”来比喻现代评论派的言论。

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譬如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无论怎样，一时大概总还有不惜一顾的人罢。只要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那满足，盖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大风之夜，鲁迅记于厦门

我之节烈观^①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

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

① 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新青年》，署名唐俟。